



文化译品园
译介文化 传播文明

罗兰·巴尔特 最后的日子

【法】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著
怀宇◎译

Hervé Algarrondo

**LES DERNIERS JOURS DE
ROLAND B.**





文化译品园

译介文化 传播文明

罗兰·巴尔特 最后的日子

【法】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 (Herve Algarrondo)◎著
怀宇◎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法)阿尔加拉龙多著;怀宇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12

(明德书系·文化译品园)

ISBN 978-7-300-14773-4

I. ①罗… II. ①阿…②怀… III. ①巴尔特, R (1915~1980) -评传
IV. ①B565.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34252 号

明德书系·文化译品园

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

[法] 埃尔韦·阿尔加拉龙多 著

怀宇 译

Luolan Ba'erte Zuihou de Riz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30 mm×183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张	9.125	插页 2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40 000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 录

开头的話
1

1 第一堂課
6

2 罗兰与妈妈
18

3 暢銷書
30

4 乌埃勒街那帮人
38

5 记忆之雾都
48

6 于尔特日记
57

7 被縮減的時間
65

8 冬天里的男人
72

9 一位仁慈的同性恋者
81

- 10 “鼓起来的轮胎”
88
- 11 在摩洛哥产生的想法
97
- 12 马尔萨：大使官邸
104
- 13 帕拉斯剧院的幽灵
111
- 14 普鲁斯特与我
119
- 15 罗兰在纽约
127
- 16 冬天的樱桃
134
- 17 打破单调
141
- 18 菲利普和贝尔纳
146
- 19 玛姆的房间
155
- 20 花神咖啡馆的寻艳者
162
- 21 罗马里克与米里娅姆
169

*Les derniers jours de
Roland B.*

22	“新生活”	175
23	斯特拉斯堡-圣德尼地铁站一带	180
24	埃利克与克洛德	187
25	小告示	194
26	从小青年到小青年	201
27	下午之爱	208
28	小伙子们的哀痛	213
29	第三度哀痛	219
30	哗众取宠	224
31	死的愿望	231
32	最后一堂课	237
33	最后的失败	242

34 一次大人物聚会的午餐
247

35 前景不妙的患者
253

尾 声
261

致 谢
265

参考书目
267

译后记
270

*Les derniers jours de
Roland B.*

4 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

开头的話

在街上，只要看见那些不认识的、举止明显异样的行人，我就会禁不住激动起来。我的脑海里，总是闪动着一个满面泪痕、懒散地待在朗格大街的电话亭里的男人形象，总是闪动着一个在里窝利（Rivoli）大街上冲着过往汽车喊叫的男人形象。但是，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一位明星也会如此。确切地说，罗兰·巴尔特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就处在这种状态之中了。 11

那是在帕拉斯剧院^①——当时，在这个夜巴黎的圣殿里，正在举办塞尔日·甘斯布^②的音乐会。首演的晚上，我

① 帕拉斯剧院（La Palace）：位于巴黎第九区，在 1978—1983 年是非常时髦的巴黎地下文化活动俱乐部所在地。——译者注（本书注释均为译者新加，不再一一注明）

② 塞尔日·甘斯布（Serge Gainsbourg，1928—1991）：法国作曲家、歌唱家和电影人。

有幸坐在阿拉贡^①与巴尔特之间的一个包厢里。在这两个人之间，对比是多么鲜明啊！诗人光彩照人，思想大师则陷入冥想。诗人刚刚失去母亲。这种失去显然解放了诗人。

12 他周围是一群年轻人，而他的兴奋几乎预示着某种不祥。这思想大师的忧伤，是忧伤吗？25年之后，我仍保留着一个消沉男人的一幅照片：他被封闭在注定与整个大厅的热情不协调的一种孤寂之中。

如果不是在此之后他的命运急转直下，我大概会把这张照片放进自己的相册里。几天之后，一辆小卡车在法兰西公学^②的对面撞倒了巴尔特——他每周六上午都到那儿为痴迷的听众讲课。一个月之后，巴尔特在医院里去世。在文艺界广为散布的一种传闻，由一位新闻界的朋友传到了我这里：巴尔特撒手人寰。像阿拉贡一样，他刚刚失去了他最深爱的，甚至是同甘共苦的一位女性：他的母亲。但是，这种失去，远没有解放他，而是让他失去了生活情趣……

在帕拉斯剧院的相遇之前，对我而言，巴尔特只不过

① 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法国诗人、小说家。

② 法兰西公学（Collège de France）：在其他书籍中也有译为“法兰西学院”的，但因通常称为“法兰西学院”（Académie Française）的机构也在此书中出现，为了区别，故对前者采用这一译名。

*Les derniers jours de
Roland B.*

是一个名字。不过很快，我就产生了叙述他的陨落的强烈愿望。然而，一家出版商肯定地告诉我，这一想法实现不了，因为它太有悖常理了。大师的任何朋友都不会同意讲述他最后的日子。我一个劲儿地解释，说我丝毫不会损坏一位伟大的人物，而只是想阐述他个人的人性部分，然而毫无结果。 13

25年之后，我何以又重拾这种想法了呢？我也刚刚失去母亲。母亲的逝去使我陷入了迷茫的忧郁状态之中，可这与巴尔特经历过的沮丧毫不相关。但是，我又一次与巴尔特相遇了。在一位朋友农村的家里，我在他的书架上翻书，就在斯卡布勒尔词典^①旁边，我发现了《明室》（*La Chambre claire*）一书的初版本，那是他的最后一本书。

最前面的文字是符合大师的声望的，因为都是些行话。而当我读到巴尔特回忆他故去的母亲的段落时，我把书放回了原处。这本书变得完全不同了。巴尔特清晰地剖析了他面对母亲的一张照片时的情绪，照片中的母亲还是一个孩子，站在冬天的一个花园里。从此，我便荣幸地开始了

① 斯卡布勒尔词典（dictionnaire de Scrabble）：一种在1948年由美国发明的、可随意用7个字母组成尽可能多单词的组词游戏。

与他的心灵约会。

在调查中，我惊奇地发现这一事业是正确的。在母亲去世之后，巴尔特曾经很想放弃随笔，转而改写小说。他的榜样——马塞尔·普鲁斯特^①就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开始文学创作的。他在讲授课程的同时，也在为一小部分听众
14 开办研讨班。研讨班最后一课的题目是“普鲁斯特与摄影”。然而，这次研讨班未能开办，只留下一篇介绍性文字，文字前有一句古怪滑稽的告白：“并非排除马塞尔本人。”巴尔特在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公开说自己更被人而不是被作品所吸引，更被马塞尔而不是被普鲁斯特所吸引。于是，我便经常把巴尔特留给属于巴尔特家族的人，为的是把精力集中在罗兰身上。^②

罗兰。认识他母亲的人都说，她经常把这个名字挂在嘴边。最后一个夏天，他们在巴约纳市附近的于尔特村，

① 马塞尔·普鲁斯特 (Marcel Proust, 1871—1922)：法国意识流派作家，其代表作作为系列小说《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罗兰·巴尔特在其多部著述中引用了该作品。

② 这里需要解释一下：按照法国或西方的姓氏习惯，名字放在家姓之前，也就是说，名字是指家族中的某个人。所以，罗兰·巴尔特更关心马塞尔这位“个人”，是这位“个人”写了《追忆似水年华》，而不是姓“普鲁斯特”的所有人。由此，启示本书作者选择使用罗兰这个名字，而不为其加上“巴尔特”这个家姓。

*Les derniers jours de
Roland B.*

4 罗兰·巴尔特最后的日子

母亲的心脏跳动越来越微弱，脚步也越来越沉重。她几乎不大出门，把自己封闭在二楼的房间里。只有当热尔省^①的老邻居——一对双胞胎兄弟——路过这里时，她才下到一楼客厅。傍晚时分，罗兰把他的几位客人带到花园里，这时，母亲说话了：“罗兰，披上披肩，外面有点凉。”儿子没有丝毫恼火，而是说：“是的，妈妈，我这就披上。”当时，他已经 61 岁，她 84 岁。他们母子，还有罗兰的弟弟，一直生活在一起。

研究罗兰——这便是我调查的意义之所在，非看重罗兰本人者，不需要读这本书。

^① 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大区下属的一个省。

1 第一堂课

15 当然，她会坐在第一排。弟弟早就用罗兰的红色甲壳虫汽车^①把她带出来了。作为家里的靠山，罗兰通常不让家人参与知识界的应酬。但是，对于罗兰来说，在法兰西公学的首次开课，实实在在是一种特殊的荣誉：由于青少年时期就患上了肺结核病，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大学文凭。他会由母亲挽着胳膊走进挤满宾客的大厅吗？他会随后把母亲领引到为她安排好的座位上去吗？他的传记作者认为可以做这种判断。然而某些证人对这一点并不是很肯定。他们已不记得有过如此戏剧性的场景。不过，母亲当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了。也许，她更需要长子搀扶着走到她的椅

① 甲壳虫汽车（la Coccinelle）：德国大众汽车公司（Volkswagen）生产的第一种微型汽车。

*Les derniers jours de
Roland B.*

子那里。

她坐在第一排，身边是法兰西公学的一些明星，如米歇尔·福柯^①，还有路易·勒普兰斯-兰盖^②，以及与罗兰接近的巴黎文艺界的名人，如阿兰·罗伯-格里耶^③和菲利普·索莱尔斯^④等。索莱尔斯亲吻了她的手。罗兰对这一举动非常满意。这次开课，几乎与三年之后塞尔日·甘斯布的巴黎首演一样成了社交界的大事件。只不过，只有被邀请的人才会有座位，其他参加者都必须临时为自己找安身之处，或席地而坐，或站在门口。那一天，罗兰的光彩达到了顶峰。索莱尔斯证实：他“简直像是柏格森”^⑤。

就像罗兰所诙谐地指出的那样，在 61 岁的时候，他终

① 米歇尔·福柯 (Michel Foucault, 1926—1984)：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家。

② 路易·勒普兰斯-兰盖 (Louis Leprince-Ringuet, 1901—2000)：法国物理学家、工程师、科学史作家和随笔作家，亦为法兰西公学讲座教授。

③ 阿兰·罗伯-格里耶 (Alain Robbe-Grillet, 1922—2008)：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作家之一。

④ 菲利普·索莱尔斯 (Philippe Sollers, 1936—)：法国作家和《原样》杂志的创始人之一。

⑤ 柏格森 (Henri Bergson, 1859—1941)：法国哲学家。

于从小学到了中学^①。小学即高等实用研究院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他 1966 年时进入那里讲课。他在那儿开办听众面比较窄的研讨班，根据身体标准和大学受教育水平亲自选择参加者。在 50 岁之后，他放弃了与同龄人在一起，而更喜欢让一些小伙子陪着。通过研讨班的媒介手段，他编织了一个真正的年轻知识分子关系网——他们通常都是些同性恋者，这些人以罗兰为中心又组织起了第二个家庭。在最后的日子里，他认真交往的，都是他的学员：神秘莫测的让-路易 (Jean-Louis)、迷人的尤瑟夫 (Youssef)、他最喜欢的另一个罗兰，还有其他一些人。很少有女人。不过，罗兰对女人也赋予了同样的热情。他们在高等实用研究院附近街道的一家咖啡馆里继续着课程。而到了年底，所有的人又都聚集在同一条街的一家中餐馆里。一年当中，老师和他最亲近的学生多次一起用餐。

① 罗兰·巴尔特最早这样说，见于其在法兰西公学讲授的“如何共同生活”，他说：“在何处链接？在高等实用研究院。何时链接呢？去年，在一次很小的研讨班上，那个研讨班所设想的——不，所处理的主题是：‘言语活动的恐吓。’因此，我要说：我在接受这个词语的同时，还想指出，在我看来，在‘小学’与‘中学’之间不存在不连续性。”在法语中，“小学”与“研究院”都使用同一个单词“Ecole”，而“中学”与“法兰西公学”都使用“Collège”。因此，“从小学到了中学”一语，指的就是从高等实用研究院到法兰西公学。

*Les derniers jours de
Roland B.*

在进入法兰西公学之后，他便与这种家庭环境断绝了来往。因为预感到他会怀念高等实用研究院里的平静气氛。“他曾经犹豫是否去当候选人，他之所以去，部分原因是为了他自己——不管怎么说，他会在这里有威望的学府里受到崇敬，部分原因也是为了他的母亲，这是他可以给她的最后礼物，因为他已经知道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了。”另一位罗兰，也是他最后的所爱，建议他不要跳槽，然而罗兰最终选择了另辟蹊径。现在，他一个人站在讲台上，面对着期待看一场真正独角戏的大群听众。

也许，1977年1月7日约17时30分，在法兰西公学第八教室发生的事情使他感到害怕。那一天，他穿着他始终不换的粗呢上衣，喝了一口水后缓缓开始讲课。他滑润的嗓音构成了他的魅力之一——一种真正的“狂想曲”（克里斯蒂娃^①），他有条不紊地讲了课程的前面部分。有个学生做了对比：“我也听过米歇尔·福柯的第一堂课：根本听不清楚。罗兰很快就度过了他的怯场阶段。”他不只是仪表堂堂，而且很快就表现得像是“一位不太确定的主体”。他

18

^①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41—）：祖籍保加利亚的法国符号学家、女权运动发起人之一。

进入法兰西公学，正式身份是专门为他开设的文学符号学讲座的讲师。但是，他指出，由于他很早就不搞这一专业了，所以他没有什么题目可用来确立他作为研究符号的符号学家的身份。

说真的，从来没有谁能明确指出这位老师是哪一学科的教皇。但他肯定是教皇，因为他的影响力超过了由他的弟子们所组成的圈子：对于哪怕是很小的时事变化，他们都想听取他的意见。但是，他属于哪一种教会呢？他是社会学家、语言学家、结构论者、随笔作家、道德说教家吗？他本人更喜欢不被划分到任何一类当中。也许，最适合他的头衔，是在这第一次上课之际于《新观察家》杂志上发表的他接受贝尔纳-亨利·莱维^①的采访记录中想得到的那个头衔。

在此之前不久，根据左派知识分子的条条框框，罗兰犯了一个错误：他曾与当时的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总统府一起用过午餐。和阶级对手一起吃饭、喝酒，是当时的巴黎团体所不能接受的。罗兰被要求给予解释，他便出

① 贝尔纳-亨利·莱维（Bernard-Henri Lévy，1948—）：法国小说家、随笔作家、电影人、商人，外号 BHL（即他的姓名几个部分的第一个字母的组合）。

*Les derniers jours de
Roland B.*